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史記

(六十)

司馬遷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記

(六十)

司馬遷著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記

卷八十八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鶩鶩音邀反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鶩爲秦將

伐韓取成臯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鶩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鶩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鶩攻

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鶩卒鶩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始皇

二十三年蒙武爲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

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爲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爲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

河南謂靈勝等州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屬隴西至遼東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長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之上延袤

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

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

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廣曰爲

宣者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爲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其母被刑僂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

舉以爲中車府令。高卽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徐廣曰：敦一作敏。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九原郡，今勝州連谷縣是。直抵

甘泉，在雍宮。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

並音並浪反，海上，北走琅邪。音趨，趨亦向義於字，則乖。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邱崩，祕

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

而不爲己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

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

已聞扶蘇死，卽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

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俞一作俞，俞卽諭也，音與。

謂知太子賢而諭久不立，是不忠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今代州也，因禱山川至代而繫之。前已囚蒙恬於陽周，

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

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

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

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一無此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

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一無此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

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

曲宮名曲

令蒙

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

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

蒙毅言已少事始皇，順旨蒙恩幸至始皇沒世，可謂知上意也。

以臣不

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

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爲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

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

昭襄王。毅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

不明，以是籍於諸侯。

言其惡聲狼籍，布於諸國，而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也。

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

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

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

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

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

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

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

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

參謂三卿伍即五大夫欲參伍更議

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

徐廣曰一作辭

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曰

過可振而諫可覺也

書耳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此故曰者必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何

察於參伍上聖之

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墜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墜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瘡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蒙氏秦將內史忠賢長城首築萬里安邊趙高矯制扶蘇死焉絕地何罪勞人是僇呼天欲訴三代良然

考證

蒙恬列傳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爲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臣照按此與年表同與本紀不合本紀二十三年虜荆王二十四年項燕自殺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爲秦將攻齊大破之○臣照按本紀及年表攻齊者將軍王賁皆不

言有蒙恬。或恬此時亦從軍。非大將。

卷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張耳吳芮勢侔楚漢位特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旣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臣贊云今陳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名也謂脫名籍而

逃崔浩曰亡無也地名也逃匿則削除名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故賓客抵歸也音籍故以逃爲亡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

丁禮反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絕其夫而改嫁張耳

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改曰漢昌音邢邢州唐昌縣富人公乘氏以其女

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齊生死斷頸無悔秦之滅大梁也張耳

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

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

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一作攝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

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

案門者。卽餘耳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

詐更別求也。

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

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勝稱王王陳皆解墮不相從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

正義勝稱

王解紀
王陳賣反
皆言墮天
解墮不相
從也。見陳

陳涉不聽遂立爲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

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傑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

馬渡河

案酈食其云白馬之津則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岸

至諸縣說其豪傑曰鄧展曰河北縣說之至

秦爲亂政虐刑，以殘賊天

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

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也外

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

家人頭駟案漢書音義曰家

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

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鬪。各報其

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案漢書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東方人以物插地皆爲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卽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

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

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音義出驪山

又聞諸將爲陳王狗地多以讒毀得罪

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霸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

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

晉灼曰介音夏方音云介特也

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

不如立其兄弟不卽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

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機也

武臣乃聽之遂立

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

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

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

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

廣趙南據大河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

黈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

徐廣曰九月也

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

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

廝養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廝養車昭曰析薪爲廝炊烹爲養音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

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

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

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

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杖音丈。箠音之。委反。此亦各欲南面而

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

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

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尙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

券契義同耳。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

邑。志屬常山地理。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曰：良嘗事我，得

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

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

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

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

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

案羈旅勢弱，難以立功也。獨有立六國趙王之後，可以成功。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音鳥轄。反。案張晏曰：趙之苗裔。立爲趙王，居信都。徐廣曰：後項羽改曰。

襄國。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

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

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繫陳澤音釋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

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兩勝秦陳餘曰。吾度

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繫陳

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繫陳澤先

嘗秦軍。云嘗猶試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

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也章邯引兵解。諸侯

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

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繫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繫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

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望也豈以

臣爲重去將哉。案重訓難也。或云重惜也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辭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

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言陳餘如廁還。亦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

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

王張耳雅遊素然素亦故也雅游言慣游從故多爲人所稱譽人多爲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

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

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地理志屬勃海郡卽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

曰都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

乃使夏說說田榮曰下音式銳反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

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

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爲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

張晏曰羽既彊盛又爲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甘公曰志云楚有甘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略云公一名德漢王之入

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二年十月也漢王亦還定三秦方

圍章邯廢邱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

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

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

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卽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徐廣

月斬陳餘泚水上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爲得郭景純注山海經云泚水出常山中邱縣在趙州贊皇

縣界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爲趙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漢五年張耳薨諡爲景王子敖嗣立爲趙

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裼蔽自上食徐廣曰禮

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冒甚慢易之徐廣曰崔浩云屈膝坐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

人皆怒然則或徐廣曰宜言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徐廣曰孟康曰音如潞潞之潞冀州人謂懦弱

顏音仕連反徐廣曰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

指出血徐廣曰表至誠爲其約誓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

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

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滂王爲乎徐廣曰漢書作汗蕭該音一故反說文云汗穢也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桓還

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徐廣曰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爲變也徐廣曰柏人要之置徐廣曰韋昭曰爲供

置人於廟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鑿壁空之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徐廣曰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

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

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輜車

膠致徐廣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

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

烈。案徐廣曰：丁劣反。案張晏云：燕灼也。說文云：燒也。應劭云：以鐵刺之。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

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

集解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史有泄私姓也。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諸者也。上使泄

公持節問之。復輿前。集解曰：徐廣曰：復音輿。案韋昭曰：輿如今輿牀人輿以行。服虔云：音編。編竹木

三蒼注云：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

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

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

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

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

絕吭，遂死。集解曰：韋昭曰：吭，咽也。蘇林云：吭，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音戶耶反。蕭該或音下浪反。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尙魯元故，封爲

宣平侯。集解曰：韋昭曰：尙，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小顏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

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案關中

記曰：張敖家在安陵東。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域。又張耳墓在咸陽縣東三十三里。子偃爲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

爲魯元王。案謂偃也。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爲樂昌侯。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

食細陽之池陽鄉也。修爲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卽位。復封故

魯元王偃爲南宮侯。續張氏。集解案張敖諡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名。修樂昌侯名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

居約時。集解案漢書音義曰。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同諸者。信也。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及據國爭權。

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集解案有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交。故廉頗

去此固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索隱述贊曰。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忘年羈旅。刎頸相信。耳圖

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去。印勢利傾奪。隙末成。豐。

考證

張耳陳餘列傳。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索隱謂女請父客爲決。絕其夫而改嫁張耳。○余有丁曰。卒爲請決。乃父客爲之。注誤。李光縉曰。去抵父客云者。婦人謂嫁曰歸。則視歸寧爲客也。下父客客字疑衍。必若注所云。則方喪其夫。遽去抵父之賓客。何說。且是女之擇賢夫。必與凡女不同。卒爲請決云者。父爲請之張耳。如呂公請之沛公。願爲季箕帚妾者是也。臣照按亂世何事不有。史明曰。逃去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爲之請決。去其夫而嫁張耳。亦何用致疑別生支節哉。恐天下解也。正義解紀賣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懈惰不相從也。○凌稚隆曰。按漢書